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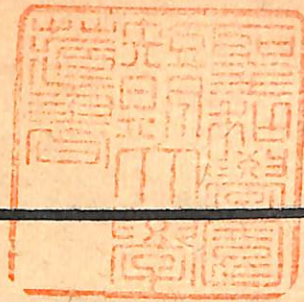


河南先生文集

河南先生



四部書目



河南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春
岑閣舊鈔本原書闌
高營造尺五寸七分
寬四寸三分

尹師魯河南集序

高平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
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
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
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
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
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
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演於春秋故其文謹
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
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
變而其淡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
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
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
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
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
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
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
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
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
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
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
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
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
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

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
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
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擬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鹵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首

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
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
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勤于征
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輅戒

嚴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
反側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忭夫悍士以雍以容
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
誓令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
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
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
彼民危慄當塗叫呶合萬爲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
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
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琫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孱而
縶孰暴而猖自底不諛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

即爾誅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
夫 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敷虐以
刑予命中典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耆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
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
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柎厥聞見匪
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
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

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去而國作福作威
天子有命疇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忤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
都蕩搖邊圉三垂旣夷克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
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
蠢爾羣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 皇帝
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爲王士晉郊旣平九
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商觀兵

維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貫盈聖作
聖繼巍巍相承皇矣 二石功莫與京

大鹵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劭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
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
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甸有制飭哉惟寅
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
難暴亂以繼耳徂金鼓目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
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
勲非賢勿俞巍巍衮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
是庸勉告爾猷罔恤迺躬豈無辭拂于予衷予
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容揚揚今帝左
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
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
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
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
無若勵兵襲其還道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
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
吾朔陸乃俞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
暴農筭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駭漢南始空降及後
世猶稱厥功初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
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爲治
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爲明愛怒弗
肆孰爲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
以刻匪彼爲仇益曰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鑒
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
靡不率從彝卯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天樂哉融
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
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睢禮上帝兮賓地祇 皇
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所兮吾民是私天敷佑
兮俾 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聽一首

伊昔相逢日于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
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几路未得賦
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皆勇夫賀公活以累揚素或有
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
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惑庸愚

過興平哭耿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
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筆輕文吏自此橫
尸賁爾曹槐里今朝逢精旄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鈞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遲

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盃感事傷春多
少意星星漸入髮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罇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驥渴死追無蹤
離婁眩目迷虛空
九衢懽游尚故處
一日忽在終南峯
附勢趨權徒擾擾
生歌死

哭何恩恩人間萬事既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戍

述享

審斷

原刑

敦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
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倚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肥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

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戎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

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厚利募商入粟
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
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
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
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
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
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槩舉自漢

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廣之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時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飭後漢以正月車駕上原陵如獨顯宗遺制無起庶屋故張輔稱之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徽二年制獻陵三年之後朔唯景龍世特豐昵廟景龍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乾陵朝脯追奠昭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正觀成春秋仲月遣使巡陵武后朝每四季月并誕辰忌日遣使諸陵起居教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內使諸陵外正觀式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后兩京不廟四時俱享自後議

者紛焉大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佗官攝二曰建廟主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三曰存廟瘞主駕或東幸則飾舉軍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以不決而罷今舉漢唐之典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爲衰世之戒夫擊御臣之

刑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
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僞辯之戮漢
祖從輓輅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商辛
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
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惑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惑
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
之任于己也我惑之嬖幸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
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
不能暴或所不爲若昏與明後立其鑒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
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
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

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年或二千七百二十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具遼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

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摧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爲人傭下乃轉

從他郡壯者隸兵弱者勾食不幸爲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爲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爲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爲深戒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摧者復盡銅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顧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斂施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而及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冗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也如不完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
獄欲犯法者不寬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敦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
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
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
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
經爲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
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

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階賞典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爲中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益公卿大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空籍于師氏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勗其未至則學者益勸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鼓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著非以懲艾誣訕敦勵忠讜也若乃譏切人主建

明時政固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挾撓隱過年斂細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黠纘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聞外事任察爲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爲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錮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廣聽緬鑒前事豈不根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隱非律所得言者罪之謀利而遣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險詖徼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
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
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
上推其賞下競于讓官唯其才衆無覲心然後廉
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
是則銜鬻者被祿沈默者稀遷奔競之風靡然成
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
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
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恭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
除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

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中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空
循其制由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
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
功狀者鈞其罰庶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
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
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
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爲人

臣言之也若爲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
無益也或曰禹周公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激
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爲
臣也欲其君克終厥戒但後世不見其過舉德美
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忠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
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
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

故易曰大寶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爲侯景所篡梁元帝攘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爲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爲西魏西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爲得其實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爲帝復不能輔而代其位是爲陳蕭詧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爲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爲帝稱東魏旣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爲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爲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逆順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詧爲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

兗霸先爲受命之君隋氏當爲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爲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衆傳及四世爲晉所得竟斥其名以義則蕭詧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偕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盆子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宜斥爲叛寇或曰子以魏平江陵始爲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邪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予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干寶各標其帝號彼爲得

理此復何嫌況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爲正統非謂道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璽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

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
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
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
竊爲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
惑哉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西師之興幾一歲矣爲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
廩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
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
深入之利近鑒至道之役豈課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于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
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
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宜何
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
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旅
之衆繼之深入獨與一旅之共鬪則衆寡相絕勝
勢在彼矣彼旣勝則深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
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
吐蕃迴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唃廝
頗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迴鶻有君長通于京

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為攻計恐不能得其溪
効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
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憫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姚家
隴山外屬平涼西去羊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
欺得諸將尸皆被重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
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
平邏報賊逼懷遠城公已發鎮戎軍先募勇士總
萬一千人早行曹部署任福盡統諸將合力以制
之于是都監桑懌為先鋒鈴幹宋觀繼之武英又
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已退懷遠東南去

翌日諸將由懷遠躡其後兩路巡檢常鼎劉肅與
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卒馳馬羊牛萬計

桑懌以騎趨之任福又分兵自將以往其夕任福

桑懌為軍屯好水川與賊接壘宋觀武英為一軍

屯龍洛川隔山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

會兵川上不使賊得逸去是時殿賊自將兵十餘

萬眾營于川口遣青言賊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

死也癸巳任福桑懌逐賊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

兵自辰至午軍潰懌與劉肅俱戰沒任福一子在

陣亦成福中數箭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

大將軍敗何可以苟生一死足報國遂死之先是

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會兵于姚家川與賊
遇戰合行營都監王珪自羊牧陸城以屯共四千
五百來陣于朱觀陣而珪屢出略陣聞堅不可破
武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大至東偏步
軍潰眾遂大奔王珪武英眾千餘人保民恒發矢
四射會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

至敗不相間也始賊未與官軍遇大持武延川諸將將既戰死郡以其夕收軍去故山外之民不甚被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總二萬三百忠義世死者六千餘人指使軍校死者數千人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後然享其富保其生爲無愧爲身之謀豈不周乎寇仇在境師兵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爲國家言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辯誣

山外之役參軍事狀傳在行

傳以通判慶州參任福行營軍事是役也

傳本當後韓公諷之遂行

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

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

行營都監武英勸傳避去傳不

答英曰英當死君非三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未敗時外轄朱觀輩咸勸傳少避鋒鏑傳愈前指顧

自若觀及武英能言其詳

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俟與大

憊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

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

壬辰夕傳在朱觀中營作書與任福以其日小

勝慮首與虜大軍相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致任福軍中任福敗孔目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奏

上之以錄謹言以示疑者爾宋興八十載文吏死率者或以城

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

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死者亦鮮悲夫
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于
立異邪惡夫爲忠邪作辯誣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彊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
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
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
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
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
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

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
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
守策之失在禦與校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
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
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
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
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
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畱議者稱其畏懦此所
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
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

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

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退說

予家洛陽汝距洛爲近凡過汝而館昭禪師居者

三十年矣今年貶官漢東道汝復館焉因言禪師
始見予進于文已而益進以名遂以仕禪師視予
之爲進久矣山林樂也蓋退乎以休吾勤禪師曰
退與進均有爲也不若兩忘焉予竦然愧其說之
勝然予之所謂退者豈以進爲不偶退爲高邪直
以不才于退適宜耳樂之不爲過也旣而自詆曰
予之不才于退適宜者非今而始自知也間天子
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於是時自退今以罪黜
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說
旨哉於是作退說以自儆

好惡解二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
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
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
諂而求合其辭之直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之
則曰險而伺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
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爲是說者皆好惡之爲也好
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
蓋其中邪吾將一之以恕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
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于譽不

猶愈失于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
道由之者貴之廢之者賤之貴者爲君子賤者爲
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
何好惡之爲訊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
性之所好惡爲譏者姤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
放晦者好默察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皆性之偏
固者也乃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
亦廣哉予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視其
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辭而
言蓋淺之爲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

以一之於恕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貸哉果其
可好惡予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無好惡庸何疑哉

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
邪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于人同者好焉
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于已何從而發于人邪予
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爲愛
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荅曰惡
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鞏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卷之四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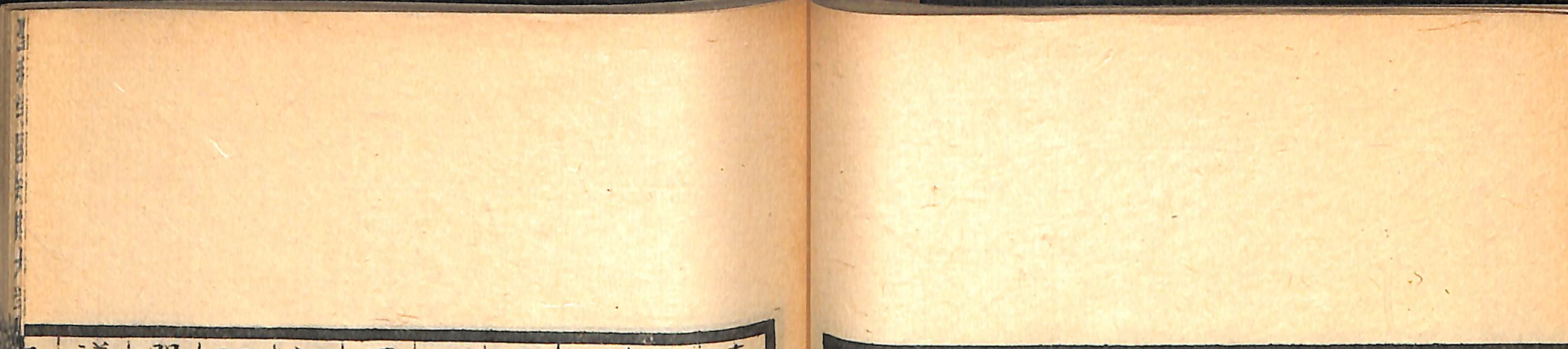
民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惡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仁者所夫威者強人以爲治所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強人者人勿怨則以不見其形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犯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空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者所謂墮淚碑者梁劉之遴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剝缺者使人可辨議焉嗚呼羊公之仁不係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

朽而燕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
棠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
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嘉愷與登覽之勝則公嘗
賦詩在焉

鞏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 天子端拱率祖宗法
度講禮文登雋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和爲吏
者循上化其治大槩務寬平恥以持法刺奸取能
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爲休故郡府立學校尊先
聖廟十六七河南爲天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

東都侔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据大道之衝河洛
所會舟車之饒民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爲
水壞材亡地行不復興矣凡釋奠行禮寓今署中
且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旣蒞邑事顧曰地要
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聖廟圯而弗謀亦非所以
稱畿縣之劇甚爲鄉老吏民羞其易而新之於是
相縣署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狀于府得民施它
祠錢六萬以濟其役募善工購良材堂邃而崇像
嚴以尊學有舍齊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與
議曰茲廟之興旣營旣勤皆由吾李君不志不刻



無以章君之化遂以文來請某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幸淫妄不經獨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幣奠之能損益真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學官聚生員爲郡國倡始輩爲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則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輩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隄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高一丈凡三十日隄成總庸至障伊水也伊水自縣西南來俯城而東靡迤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郭壞民廬已而水循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立建隄以爲後虞府聽之乃有是役夫捍災不急令事也今而書之有以嘉焉嘗聞古之爲令者其慮民也深教之恤之又興利樹功非以名己能益審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民之深者若是今之爲令者其慮己也深興一物更一政必思曰詢與咎將及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爲尚可

侯後人後之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加焉積日以幸他遷苟自簡而已也其慮已之深若是嗚呼爲令者豈當然哉誠能忘己之私唯行之空雖詢若咎勇且不顧奚古人之遠哉今伊水旣循故流不十數年一大暴張君能預圖而爲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從而爲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旣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益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

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

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
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
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
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
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于某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
會隱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于隱歟
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
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

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爲身汚前
洗奮去目不耽勢人洛陽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
趣者必畱連忘歸始得民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
石亭閣橋徑屈曲廻護高敞蔭蔚邃極乎奧曠極
乎遠無一不稱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
哉隱居之勝也予旣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
之有志于是也故爲之作記凡池亭使命以名附
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

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榜第十四人王公諱解之嗣子工部追書也工部諱某開寶二年佐號幕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從子鹽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陝又誌名于記末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礪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煒所刻也劉公父太常卿岳前天復榜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于陝故以東都咸平榜嗣之其第二十三人王公諱某即天復榜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累官某官贈某

官慶曆元年贈官嗣子書先公贈官職方公按刑陝右觀建初一記則高祖先公登科二名暨曾祖伯祖真跡俱存慨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嗚呼天祐甲子距今百三十有九年公家四世刻名佛舍公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厚者其將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譬于兵爲器之大者也古聖王捍患底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爲用以利後世世人不推究古始以爲王者專任德教不必城守爲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邪聖人以不教戰

爲棄民兵不可得而廢猶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
未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西帥邊將增壁壘
寢爲守備又二年虜犯塞震動郵延之師自潼關
以西諸州悉城郡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暴
起嚴期辦甚者削制度苟謀亟成既而不免改作
重傷民力比之平時預爲之圖勞費過半矣秦州
自昔爲用武地域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內屬益衆
物貨交會閭井日繁民頗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
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營幾萬家公曰是所以資
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爲請 詔從之公擇材吏

授之規模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
厚皆稱是以與舊城達勵合爲一城自十月至正
月以畢事聞總工三百萬秦人北之是歲盡冬元
善寒杵者聲謙以致其樂焉先是郡有罷谷水自
北山而下公導之使西塞故道以致城衆頗爲疑
明年夏大雨水循新隄絕不爲城害衆乃報服或
者以虜數敵中國今作城祇以自守非制虜術此
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盡固耳果盡固雖虜
至吾兵得專力于外勝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旣
備息其間邊之謀則兵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

之善者也公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
宴犒慰勞無日不主既成由諸校而上天子文
弟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書城之四月
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
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陰慶曆二年八月十五
日記

岳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
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于吏治吏之
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毆之

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
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
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
爲治之具盡在于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爲闊疎
不切于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爲郡必興學見諸生
以爲爲政先慶曆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于通道
地迫制卑講肆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
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
忭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空
無大于此庸敢不虔于是大其制度以營之願儀

既成乃建閣以聚書闕堂以授經兩序列齊以休
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饁饗澣洗悉嚴其所小
學賓次皆列于外大總作室之數爲楹八十有九
祭器行具稱于禮資于用固有不備巴陵之服儒
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
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革頑爲恭磨鈍
爲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
皆本于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于近通於久
乎先是公領邠寧環慶兵扞戎爲帥臣守巴陵乃
下遷凡由大而通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慙事弛

官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脩舊保常無
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捨不殊勇其所樹立不以
險夷自疑于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愛君之深信道
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予嘗守王
山吳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子其次之
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奚
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書禹廟碑陰

唐劉公修禹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撰段季展書巨
他文猶見五季展無聞者焉劉公領財賦有大功

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當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周君越嘗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周君以書名于世故季展書大爲人愛重四方競購之傳本旣多字寢缺落今發運判官屯田員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佗石且構宇以寘舊碑又扃固焉左君嘗謂予言忠州之功臣之文季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爲可寶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錄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楊公凝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慶長壽天宮甘露興教凡六處皆題于壁洛都有兩興教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徵嘉善新居有十餘字甘露致之公在洛或與人爲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于石者論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益得于己意刻之其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豈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己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某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模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爲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決事
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已無細大必行行之
未嘗報挫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
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哉前世赤縣治京師
不以城內外爲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
又于縣爲劇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巡衢
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儀制豈前世法
哉予旣美之純之政且歎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十首

郢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浮圖奉堅一首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浮圖祕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送浮圖迴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送供奉曹測一首

送丘齋郎一首

送路綸寺丞序

渙之寺丞自郢中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守廣
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餞之酒數行爲引商
刻羽之曲坐客淒然有離索之嘆友人尹某因道
古人送言之意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
己之所得規彼之未得今渙之才美而甚晦內方
而外和惟晦與和某當師之方得渙之以自規
其敢有獻于渙之哉獨離索之恨不能忘已既醉

且泣以詩繼之

感事并傷別平時淚滿巾今朝郢樓上更送北歸
人

又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
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送李侍禁序

新秦楊叔武嘗為予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篤行
君子然樂于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以叔武之
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報施因果樂其

博愛而已予應之曰是仁之實也古有孟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焉君子儒書為汎通自予言于孟氏益加勤異日大說曰孟氏說與吾素所向無大異遂主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氏文且曰今而後知博乎愛者在行之宜耳與予游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于仁者歟始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幸卒其志則聖人之道無不至者于其別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圖奉堅一首

浮圖奉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儀求為之贊予應之曰師為浮圖學能廣其所傳以導人欲贊其說當求之深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予蒙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足為世重曷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固邪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歟于其行作序以紀之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謹或作辭章能

備科試者爲其父母必目之曰令子弟爲其朋友
必推之曰良士爲國家擇人必舉之曰美材於是
上下交稱其賢賢者若是其已乎河南王勝之宰
相子年二十五常日爲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
之勝之之文其論經義頗斥遠傳解衆說直究聖
人指歸大爲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其
策時事則貫穿古今深切著明于俗易通于時易
行參較原覆其說無窮大抵贍而不流則而不窘
詞厲而淳氣出而長蔡君謨常稱之曰歐陽永叔
之流永叔君謨皆子之所長也君謨未嘗片言

假人如是稱之信矣又倣儻宏達服仁畏義真魁
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疎闊由是謗譽交至噫詢
何爲哉然前所謂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備科
試者語其賢或未至求其謫固無有也使其人效
勝之試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爲何難乎太
平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願無略予言

浮圖祕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祕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爲其作
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
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爲名卿之句予識演二

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爲佛縛詎得已邪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爲是以爲之悲然演始健于詩老而愈壯不知年之衰于聞詩發于中寧相戾邪豈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汨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于詩乃發之邪演詩旣多爲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錄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自予貶官有見顧者哀予之窮惻然見於色辭其人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予愧其意重其爲人何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發乎仁者也李君亦見我惠書幾千言皆張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不卑者期人則濺予喜李君知我而嘉其自處之

高也重其別姑贈以言

送浮圖迴光一首

予聞廢放之臣病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說齊其身之榮辱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哉屈原賈生爲放逐之辭皇皇焉切以渡所不忘者君也彼豈以身之榮辱能累其心邪先聖稱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夫樂古聖人之道者未始有憂也尚何榮辱窮通之有乎予謫隨之一月光師來相過持其師之說以警予光師明達人也于其行敘吾說以爲別

送光化縣尉連瘁一首

自西師之興金帛糧糗之積凡資于兵者其費益廣鐵革幹羽之用凡須于兵者其取益夥費之廣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夥則吏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于郡縣由初仕至于久吏宿官莫不以是爲吏之優爲政之先于是吏之強者益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殫利以夸精嚴期以名勤有以治體爲言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烏體之爲哉故吏益材而民益愁爲吏者寧當然

邪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子質其爲吏之術
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知利之興寬
之而已職事無廢也期會無失也考千古之爲吏
者當以良稱而于今未得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
無兵也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
資于民役于民者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
哉而下之愁歎者吏爲之也吏豈喜擾邪亦欲以
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貴良
吏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君
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下二
日見過盡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爲請予自
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游素厚者未嘗
先爲書問非以自愛慮爲朋游累也今始見君而
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訛者并以毀君矣用是敢
辭而君之請益堅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惜
也侗儻之士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已而已奚
流俗之爲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
如此其侗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予意作序以別

送丘齋郎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法何爲哉得非質今事考古
諠使足施于世邪然未聞某事某所建也某事某
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其才識而取異
日用邪將爲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于行邪收
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者益用于朝爲朝廷言主
乎得人猶不係乎樹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于
所行務高其說以取重于名者殆非試策之本意
丘君仲謀敏贍通古今其才識辨論于賢良無愧
異日應詔問使爲國者汲汲于所陳而易於亟行

聞其對者惟恐不大施于時茲有望于賢良也竇
元二年上元夕洙謹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七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黃祕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一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鄭開封附去浙中後十有

餘日間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爲日已久雖有此
拜固未足爲賀也恭惟甫至 都下尊體休勝某
輒有私悃仰布左右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參軍李
之才年三十九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能爲古文
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蹈及前輩非某所敢
品目其爲人敦朴真率不自矯厲安于卑位頗無
仕進意故世人罕能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
者與之游曼卿獨喜其不及汲榮利與已合耳之
才母老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于
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其才過

人遠甚今幸其貧無資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
共成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任者及五人得上
其課之才未嘗干于人在上者或薦之今已四人
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
素未知其人然某被遇最深由知某而後知之可
也之才在 朝廷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常吏皆
能之故略其言事遽詞激罔避詆訶倘蒙留意恭
候還教不任懇切

上陝倅尚書田書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常得請見

左右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爲無舊執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爲師法某雖淺陋未能窺執事畛域然素有志于是亦得爲同道挾故舊契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非敢自疎誠以罪黜之迹懼他人見議以爲附同年之居高位者爲佞也近蒙復官爲令畿邑去陝益近自今或時拜書兼有近著文俟到縣中寫一通上呈今偶趙都曹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萬一望恕簡率

荅黃祕丞書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賤事未克荅尋承有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西師之興議者交語以爲執事在邊帥幙府某獨謂近時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幙府豈足容足下才邪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盡發胸中所蘊使識者聞之知處置得失與軍之勝敗盡係于人爛然無疑今不即用猶足警異時豈不壯哉願無辭此舉以慰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民誠義烈士書中所錄自足傳信增之文辭非爲益也但當訪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面敘

上京兆杜侍郎啟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皆見慶以爲必應辟署之選頃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奏一不從且再上矣旣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將二十年門下吏被器使者百千人一日當辟士章未上人皆以某必應其選某豈賢於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慶之深數數稱道布聞於人故及此耳屢草謝記輒復中罷懼益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獎拔之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心豈敢忘於大府哉惟祈早膺柄用以允天下之望使縉紳衆品皆被甄淑不特門下舊吏曲蒙厚恩感激所深實罄於此

上呂相公書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拜獻言僕射相國申公閣下某謬爲朝廷器使預參西方軍事向一至京師得以邊書陳於上前退又以所陳白於執事非以夸辯而求合冀事之亟行耳會閣下以舊德入輔某以旣辭天子不當久留都下區區之說獨未聞於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

以書自啟惶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于
大將兵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
少之害言之今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士
才數千假使虜衆數萬來寇關壁則邑落誰撫出
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召屬城之兵以爲
自助之勢大將旣已先擾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
之理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
何以謂之易若虜劫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
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
以逸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虜

入吾境大將旣召屬城之兵以爲己援若兵在百
里之內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虜共之矣若
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据吾要害休其士衆
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
救大將之難也雖戰守隨機大槩論屬城之兵主
於守大將之兵主於戰唯能使之戰然後庇其屬
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于自守俟
虜至然後呼集屯戍迫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案
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某所計請增大
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

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三千之禦三萬與三萬之禦三十萬其勢甚易三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爲辦不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負未分也三千之禦三萬則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彼氣吞之一也多爲奇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据要險則

慮其攻襲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爲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必以五千然後可用也明詔減去城柵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某知京師某兵不當益出故獻募兵之法知募兵必以財故獻鬻爵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偏裨部曲莫不稟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品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論非古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制言之亦

異矣今殿前侍衛都虞侯乃都指揮使之貳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事皆不得預豈非戎事尚一其下正當稟命邪今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聯署者皆得預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謀者言當有寇至邪帥臣若專爲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帥臣有料敵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專爲之備又使某將備鄜州路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爭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速召之以爲已援柰何使之自守且謀言寇保安不當備鄜州以分吾兵雖爲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鄜州路又非環

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果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違諸將言獨被罪矣此不獨號令不行於下亦旣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已也今同署而交議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貳者一員參署軍政別置主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隸麾下皆聽命于大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不立之害可得而革也其募兵鬻爵與主軍大將名級皆別具咨目條陳某疎遠不識朝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四
廷大體然竊思之今日之軍政非大更置之莫能
成功 聖上憂勤兆民顒顒伏惟閣下上副陛下
倚注慰中外之望則天下幸甚干瀆威重伏俟嚴
譴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通
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謹再拜獻
書于昭文僕射相國申公閣下自羌虜犯邊某嘗
獻書論事又得陳說左右今年虜寇平涼山外地
王師挫衄某念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

一某謂大將之兵必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
以戰可以禦今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
人益以王珪趙律常鼎別屯之衆縱使合而統之
才滿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果以挫
衄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乎統一欲使部曲分
畫預有定名今諸將臨敵受命法制不立號令不
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旣擇用攻策相公
復詢虜若先至何以禦之某逡巡仰對以旣欲進
攻不若養勇以縱之是某揆今之勢不見可禦之
術故爲此對今禦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

所當來某雖泥言臨涇高平穴相雜山外沃野
居民富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諤族耳今繼諤
兄害星某不能料虜之所先不效也自山外之敗
議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其末未
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經略言分而趨利此一
事可責耳假使合而爲一持重不戰其全師不過
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壘去
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朝廷不加罪者以任
福輩戰敗耳倘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戰不能也
戰亦不免于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囂彼人

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遁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
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
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來
廣爲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既
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急召某將若干人又召
某將若干人如是散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
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必越三萬必三百而後集
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銳以鈔居民
旣困我糧復所費糧精有餘速戰則氣盈緩追則
運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橐駝以載其重

我多步兵又益器械糧糗之負以之追躡利害彌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阨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阨哉是以彼嘗逸我嘗勞也然則彼何得嘗整我何得嘗囂夫賊號令既一部分既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誠此其整也我則不然寇至而會兵兵行以應敵諸將聚議不過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于倉卒此其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而有遁心夫賊得吾一卒奪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

戰者多死先遁者或免而無誅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章灼如此某所謂未見禦之之策也又若內屬之戶爲虜所取者固爲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爲虜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爲虜所擾內爲我所疑必持兩端以自固此與虜用等也今未爲虜擾者獨環慶諸族與保安胡繼諤耳不早圖之又將爲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備繼諤而虜不望者非繼諤之強能自支虜而莫敢犯也某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凡數百里居民

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諤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利先後耳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馳非王者事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返復何求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屯得以步卒三萬騎五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屬戶破其種落擾之因之有以俟其款伏此又策之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民大罹其毒被

邊諸城盡爲孤壘內地遠輸日益愁怨且虜以利舉苟外無所掠必將攻城日昃月削塞邊遂覺當是時益兵之多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願相公深慮之某向欲以此陳畫聞于上聽令以伏暮無狀被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某今日言之必以爲妄願雷置几按向咻以暨來歲幸復視之必將數驗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死一幸虜長不自將使他人分其兵來我驍將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某不知也意激辭直不

避忌諱維相公與二三同德以天下大計留意觀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曾稟候二日命專輒事伏已具公狀中蓋事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太尉原其初心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久當詣幕府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啟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出軍

討賊利害書一首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某自建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來關中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牋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豈敢懈也蒙賜手教至慰至忭兼承益地建柵却敵取勝益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且爲虜乘矣自國家分命儒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師律蹈履賊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并再議與鄜延合進若虜與鄜延兵遇則環慶爲奇兵應之與環慶遇則鄜延兵亦然是乃首尾相應也今新柵旣成當使狄青駐德靖

爲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虜異日之來不盈二萬之衆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糧道易致卒戍易處援路易通羈屬之戶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中令其暫到邠上去年曾奉教到濠州當以局事自守某深佩此訓今到才一月奉大府筭庫簿書尚未省又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果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炤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

久不作書想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尊文書讓官事

極善然 朝廷必更有教詔猶當委曲上陳自敘
恐大過況韓公亦讓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識
者論以內制外其體甚重則廉車之勢不若學士
也然韓公受之無疑其亦愛其專於國事而忘其
身之危遂贊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
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即是某亦愛韓
公而忘其身之老大凡爲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
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某誠愚蔽在儒館幾十年
一旦主人爲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
爲利哉其始以徇國不謀其身爲賢故喜韓公之
不讓及見尊文之讓謀身所以利國家則又喜
尊文之讓尊文知帥臣當以恭順爲體而不以招
討使爲方面之寄此一事某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近聞統蕃漠之衆親至涇州關輔人心頓然帖息
揆明公始謀擇賊豈自意不與敵遇耶以身許國
史冊所載雖舊勲宿將百無一二況道德若公忠
憤敢決乃至於此甚善甚善定川之役雖速戰可
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
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

矣能窮我之所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取覆者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之策特賜音教幸甚幸甚

荅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討賊利害書

適蒙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太尉欲爲此計當時慮雖破劉石尚有疑大國心又北患未形國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以盟則伺隙者自寢其謀所謂工遲不如拙速某是以下敢異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之力役未休新兵未練部分初立蕃落方集以此而揆他路雖不盡同大

槩恐不異此若來歲用之即未爲晚此遲速各有時也然范公欲破其合比之勢此憂國之深則不可不熟思公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之至於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守所議豈得稟命爲忠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

近者高軒過郡殊虧主禮別來未暇作書先辱手誨益認眷顧之厚種落略漢人誠未當以常法繩之然漢人得歸反以盜罪加以濫憲此尤可憫落蕃者甚有竊其馬以歸者豈可罪耶尋白帥府果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四
四
蒙兩輕之此甚平允

賀參政范諫議啟

某再拜伏承入參大政天下幸甚參政諫議居外日久士大夫延頸以竚德車之入今領樞柄不一月遂二宰政聖君之任賢大賢之得君無讓前古士大夫傾耳拭目冀有所聞見然專以聲譽爲所聞事迹爲所見者殆庸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道日隆民心日康然後參政諫議之事業與國家同休於無窮識者觀聽實在於此某被命戍邊但修完守具謹奉前降預議從容卒歲幸無他憂然

即未知何去虜動果在何遂虜數未嘗以季秋暨仲春又因月盛時旦不甚政城異時來恐或反此何者我嘗逆與之戰今欲以不戰痕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爲計耶觀今之爲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唯參政諫議終始留意參決之暇伏惟爲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

再拜伏承入贊機政天下幸甚明公前此兩辭柄任士大夫以國朝以來有二府初拜遠能固

讓者啟有竊議何者養高遠權介者之所守經國
成務英賢之通議與其追蹤於獨行不若茅利於
當世方今北有驕虜西有叛羌王師屢殲士氣不
振疎賤之人猶懷感憤況明公得君之深致位之
尊論議易行謀慮易信當此之際天下不高明公
之讓明公豈特以讓爲高哉 聖上奮然英斷申
舉前命四方聞者無不慶忭恭惟 聖上倚注之
意四方屬望之心將與夔契周召爲侔豈特房魏
姚宋而上哉區區戎夷安足爲患某嘗學舊史願
得私紀盛烈以備 國書之闕不任祝頌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議西夏臣伏誠僞書一首

議脩堡塞書一首

議斬首級賞罰書一首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一首

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

某承乏邊州逮此逾月上臬前降預議下與諸將
協和脩完器備謹守條約區區自免庶無敗事然
於保邊之術經遠之略則久在曠府必蒙體亮多
謀而寡權尚法而不忍此性之弊自知甚明豈意
見私之深遽茲獎拔惟憂任過其量仰玷恩館其
諸誠悃非面啟莫盡

議西夏臣伏誠僞書

某頓首樞密諫議今日捧教承已反德順軍諭反
子輿自虜來歸言其臣伏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

虛名以示陽尊於我猶足以驕我心而急之備況
得重賂以實其帑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果能
革其僭悖之心貶其車服名號盡如臣禮耶徒以
所上章奏以臣自名耶就使盡如臣禮亦不可信
況於其國車服名號一無有損徒以數幅之奏易
萬金之賂彼之醜類雖甚昏愚較計利害豈能易
此哉夫君臣名號中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國
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蠻夷戎狄捨也律氏則皆
辭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西土之役由
是而興夷狄則異於此唯其利而已且彼於中國

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奚恥而不爲臣哉今
虜之醜類必皆曰我戰數勝又能取賂於彼我其
強也雖吾士大夫之有識者亦曰彼戰數勝矣而
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真能保其強者
也如是則彼之臣伏果於我爲得耶於彼爲得也
或者必曰向者患其不臣今旣臣之復以爲患則
反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判撫而終
馴伏者多矣奚獨此之爲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
中國固當鞭笞四夷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臣者
誠與僞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僞者有謀者也今

果有畏也有謀耶謂之有畏則吾戰未嘗有勝也
吾兵未嘗有攻也彼何從而畏哉謂之有謀則國
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於外也朝夕命
醫者視其脉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
飲食之慎醫者必決之曰脉止是而不能變也疾
者亦自審曰疾止是而不能加也於是日冀其有
瘳焉當其疾或瘳於外而猶根於中未能去也疾
者喜釋其苦良醫雖戒之日益急焉飲食起居雖
自曰慎之日益肆焉於是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
中而至於外也雖醫之良殆難爲計矣自虜衆犯

邊師徒喪敗至於今日知所以爲敗者多矣凡一堡一障之隙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爲備者多矣知所以爲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爲備可以待之此禦戎之常也今旣重賂以結之爲虜之備必異於此邊壘雖未即廢當增而浚者必休其役戍卒雖未即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舉是而推之則上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亦有疾者雖瘳於外而根於中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雖良醫難爲計矣所謂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者以是也難者必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矣

天下無事虜未可以不信待之也某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虜入吾地濶而大衆卒不與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殲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衆有餘力也虜旣歸鑒其入地濶而無所克知中國之未易輕於是有講和之事自是無少憂焉及羌種外叛遂有益地之請亦信於前而不信於今益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衄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隙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爲比耶且北方以地爲請旣以賂解之

西方以號爲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與號假之也將合謀必以地與號爲假或不以地與號而他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資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有極二虜之請無窮爲今之謀當以國家之患必基於此猶人之病將痛於中而亟於外朝夕念之唯危亡之爲憂則庶幾乎少安矣某識慮昏淺不能先事以言夢見詢采不敢不盡伏惟明公位尊任重與國同體願深留意

議脩堡寨書

近奉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脩建堡子十五處計功四十萬某以爲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家脩城恐忠未得仔細已令畫圖至今未到竊見虜累入塞皆以戰勝有所克獲是以不致力於堡寨今旣依預降固守虜來不得戰此等城堡卑小若盡銳拔之肆其慘酷則諸堡皆震懼不矣有劉璠之失往時樞密諫議建譏廣劉璠定川屯最得策欲乞應弓箭手所居如的去城寨二千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須爲可守之計如此不

過修建得三五處一有二費不免爲虜陷三得弓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允所陳乞賜指揮

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覩牒命凡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轉遷酬獎之例此恐有所未盡大槩不欲以首級酬獎者蓋慮壞亂行陣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賊之游兵屢來抄劫堡寨弓箭手或有殺獲例無酬獎則難以激勸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窮追即不能取首級非乞別降指揮應敘理曾緩大陣得首級者只依賞格處分如只是尋常賊馬出來抄劫能殺獲首級者由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尹某再拜獻書於按察待制閣下竊以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雖無害於治不得爲無過某向以糶麥事不待報下輒專以行明公不以輒行爲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司爲威重但覈事之可否宜乎名重於天下也某竊自思向者明公責其輒行則默

然伏罪者詢其利病則將以盡其說於左右恐懼
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嶠陝西接梁漢南武關北
盡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千里某所領者有經略數
郡之名耳不專其任又都統在涇軍政一以稟之
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潘原二縣地不過百里明公
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慮則明公以
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以目睹其
謂思慮之廣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雖英識
精鑒洞炤幽隱然大槩論之鮮有異者是以事之
利病盡條於公牘中伏惟察其至誠宥其任愚幸

甚

上樞密杜太尉啟

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器局淺深
自知甚明況在英鑒平涼用武之地平時郡守皆
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選反以愚儒處之但
懼上損國威仰累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
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詣官所未審某
官徒采其虛名試任之邪果謂可任而任之耶若
試任之則邊要事重固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
望終始保庇庶幾有所樹立某言此者誠以寇讎

在境師兵在屯凡百措置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某官見底之深不獨移於某是亦留意於邊事也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邃某聞邃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

昨日兩得指揮那移狄部署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儀州守把似恐太速見石輅回奉傳尊意如賊

有寇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來事空雖急然未見的實入寇去處惟望鎮重以待之此中行下公邊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蓋近裏城寨不當使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候出行城中並不令知覺合具上聞

又一首

今早又領牒命欲令公邊州軍披城作硬寨以遏溪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戰兵只可在一處枝梧何者賊衆若來不下十萬今若鎮戎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百人接戰則

不敵渠勢又不足儻爲所乘則城以搖矣鎮戎戰皆兵共

八千八百九十人德順通趙隙孟元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

軍在瓦亭觀其形勢彼求戰則我堅壁不與之較

彼前進則懼我制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

得也且賊大衆入寇不過德順與鎮戎兩路至於

原明上險非賊大寇之路也萬一賊自鎮戎舍九

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一軍在前瓦亭重兵在

彼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但憂狄之兵少不

能勝虜耳孫用正德恭黃州家三將通部署牙隊兵共一萬五千四百三人堪戰者不過

萬二千人侯竹貴代到歐真兵還即可得萬五千人然不憂狄敗也狄不敗

虜萬萬無深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兵專委以制

虜之事所謂益狄兵者候狄往瓦亭郡即乞便發

涇州兵赴瓦亭令受狄節制大抵賊入境之後統

師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戎德順二軍兵旣寡少

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旣患其兵少又憂其或

戰兵少則欲濟師爲援憂戰則欲其還望如此則

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事而可倚

任者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爲要害者莫若

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守要害之

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號令不得不

此先勝之術也某自受任曉夕計慮比於平日似
有所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幕府一官到州
諭旨或召某令暫詣戲下聽命更取裁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5154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力

1

此書之出也其意蓋在
於使天下之人皆知其
理之所在而後已其
言其理之所在而後已
其言其理之所在而後已

號 4717 號
SF 11 E 號平
平 味 望
大 烈 國
餘 會 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蔡

